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一

總敘

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之木謂之書契也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墳大也言大道也

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也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國家之所職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則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者此也今其書亡而其義則略見於孔氏尚書之序故録之以為經籍之始索隱史記三皇紀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歳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則上古之書葢不可勝計然其説荒誕故無取

焉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灋以逆官府之治八則以逆都鄙之治太史日官也凡辨灋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各有一通此太史亦副寫一通故云以貳六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志猶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於魯觀書太史氏系世謂帝系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國法六典

八法八則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敘六敘也納訪納謀於王也六敘六曰以敘聽其情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如春秋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之類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若今尚書入省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贊為之為之辭也以方版書而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副寫藏之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掌四方之志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謂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凡治者受灋令焉為書寫其治之法

小行人掌五物者謂國札喪凶荒師役福事裁禍共五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按成周之時自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

籍者也其名數亦多今除寳訓及太平六典之外

亦無可考者矣

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删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讃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説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隂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

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黄帝之説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葢上古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九峯蔡氏曰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録必非僞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爭辨之事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失謂不能節其教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　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也疏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紀者録入於禮

長樂劉氏曰此經言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

逮文武之時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

山陰陸氏曰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

金華應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寛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沉潛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弄筆褎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

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删定讚繫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傳而又慮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覰其教即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莊子天下篇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

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按莊生之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

百家各以其説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闇而不明欝而不發之憂周以荒唐謬悠之言著書葢亦百家之一也而此段議論誠醇正無異聖賢之格言東坡謂莊子葢助孔子者於此見之所謂後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似逆知將有坑焚之禍而深悲之矣嗚呼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灋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

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濃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臣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者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而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則以吏為

師制曰可

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夾漈鄭氏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

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為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者葢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又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為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臣

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絶葢為此
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
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於
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按秦雖出自於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來有國於
豐岐者數百年春秋之時盟會聘享接於諸侯秦
誓紀於書車鄰小戎之屬列於詩其聲名文物葢
藹然先王之遺風矣今下令焚詩書而曰史官非

秦記皆燒之則秦誓秦風亦秦記也獨非詩書乎李斯者襲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頭畜鳴之僞辯固世所羞稱者然斯學於荀卿卿之道葢祖述六經憲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門中來然則始皇既非聲教不通之編夷而驟有中華李斯亦非椎朴少文之俗物而盲處高位今乃以焚滅經籍坑戮儒生為經國之遠猷者其説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己也畏則畏其害己也

自載籍以來詩書所稱桀有暴德而天下歸殷紂有暴德而天下歸周幽厲有暴德而周室東遷寖微寖滅五霸迭興七雄分據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今雖諉曰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而其所行則襲桀紂幽厲之跡耳夫豈不自知之而儒者記纂明以語人曰如是而興如是而亡不啻燭照數計龜卜而示後來以軌範蓋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

自夫子歷聘列國孟氏以儒術游於諸侯思濟天

下之溺而引時君於當道者至拳拳也雖不肯枉道以求售然思濟天下之溺至拳拳也繼而蘇張之徒專以口舌干時君雖其所持者詭遇之術妄婦之道與孔孟之學如黑白薫蕕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則類也而范雎之於魏冉蔡澤之於范雎皆逞其辯口扼其吭而奪之位於是士生斯時皆以讀書游說為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說客進身者也故韓非入秦以策干

始皇則忌而誅之天下豈無尚如非者欲睨其後乎葢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詩書百家語之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葢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侯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已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已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為犟固不拔之計然陳勝項梁項籍劉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湯武弘濟蒼生之夙志俱以罹

於禁網遁跡亡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奮梃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勢趙高熏腐小醜亦非有文墨詞辯足以傾動上聽徒以少習深文依於忮忍故陷扶蘇蒙恬戮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葢犯法而作亂者陳吳劉項也倚法而作姦者趙高也然則隳秦七廟而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秦以儒者為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

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茍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批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　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

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謂名文學方術士求竒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於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

惡而為之興廢也

西漢書儒林傳序曰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闕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子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也陳涉起匹夫歐適戍以立號師古曰歐與驅同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甲將名鮒而字甲也適讀曰謫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

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絶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少用文學之士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賓太后又好黄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

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生者其號也他皆類此培音陪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西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絶李奇曰微不顯之言

也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數故言七十故春秋分為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為四韋昭曰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横真偽分争從音子容反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編絶散落故簡脫脫音吐活反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則有延閣廣内祕室之府置寫書之

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師古曰占卜之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也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師古曰撮總取也音於括反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師古曰卒終也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六藝六經也有諸子略

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所條家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轉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夾漈鄭氏曰班固藝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雖疎而不濫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失也間有七略所無而班氏雜出者則蹟矣揚雄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玄法言樂箴三書合為一總謂之揚雄所序三十

八篇入於儒家類按儒者舊有五十二種固新出一種則揚雄之三書也且太玄易類也法言諸子樂箴雜家也奈何合而為一家是知班固胷中元無倫類

劉歆為侍中遷光祿大夫領五經卒父前業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云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

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歴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吴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

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

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言廢絶已久不可得其遺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宫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

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簡謂舊編爛絶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間音古莧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曰疲究竟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

師而非徃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廵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燕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兹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

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兾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執有廢遺者兾得興立之也比音頻寐反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絶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

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己守殘（師古曰專執己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妒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妒道藝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劉歆總羣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焚燒無遺

程氏演繁露曰漢世藏書舊知有禁中外臺之别今讀劉向敘載所定列子之書而知中書之外又有太常太史與中祕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書多外書少知漢留意中祕故比他本特備也史遷紬金匱石室以成史記豈嘗許其稽閲中祕邪或太史所藏於漢家事實則金匱石室

以加嚴邪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明帝幸三雍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臨决如石渠故事

前書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制臨決焉又曰施讎甘露中論五經於石渠閣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藏祕書之所顧命史臣著為通議即白虎通議是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靈帝熹平時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攔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

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縢亦幐也音徒恒反説文曰幐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

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録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

晉惠懷之亂京華蕩覆石渠閣文籍靡有孑遺

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

宋武帝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文帝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録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録大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

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

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

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與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録又文德殿目録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譔其名故梁

有五部目録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録一曰經典録紀六藝二曰記傳録紀史傳三曰子兵録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録紀詩賦五曰技術録紀數術六曰佛録七曰道録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說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

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後魏始都燕代南畧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道武嘗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茍人主所好何憂不集乃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

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

後周始基關右外通強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武帝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

隋文帝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

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畫縑帛皆取

爲帷囊所收而西纔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冦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

儉依劉氏七畧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

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

漢世鄭玄並為衆經註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説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註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註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註師

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註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註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黄龍夏懐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

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於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註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雕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

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註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懐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鉉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虔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

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右北史儒林傳序言南北諸儒明經傳授學術之詳最為明備故録於此

隋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大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祕書内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於宫中其餘以實祕書内外之閣凡三萬卷煬

帝即位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脩撰以至為帝前後近二十載脩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搏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脩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

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内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録其正御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窻戸牀褥厨幔咸極珍麗每三間開方戸垂錦幔上有二飛僊戸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僊下收幔而上戸扉及厨扉皆自啓帝出則復閉如故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録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愈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恠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逺歟而俚言俗説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

歟今著於篇其有名而忘其書者十葢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繼為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為書者手繕寫藏於内庫以宫人掌之玄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為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會幸

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録及還京師遷書東宫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宫光順門外東都永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别之安禄

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祕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黄巢之亂存者葢尟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斂書本軍寓教坊於祕閣有詔還其書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

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録及雜書千餘卷而已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石林葉氏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録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刋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

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為祕書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祕閣古本參校遂為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又曰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

板道為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閲書肆云
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
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
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
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
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致堂胡氏曰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
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

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為益其門人纘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氏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婚喪祭燕饗相見之經與曲禮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也

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删定繫作然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為二與四經為六歟抑合禮樂為一與四經為五歟廢仲尼親筆所註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是六經名實益亂矣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

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刻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

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虜猾夏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刋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真亦多修述
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

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
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
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詔史館凡
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
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開寶
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
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自是羣書漸備兩浙錢
俶歸朝又收其書籍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

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列為三館湫隘卑庳纔蔽風雨周廬徼道出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歷代以來未遑改作每諸儒受詔有所論撰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興國初太宗因幸三館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以蓄天下圖籍延四方之士邪即詔經度左昇龍門東北舊車路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其役棟宇之制皆親所規畫三年二月書院成詔曰國家聿新崇構大集羣書宜錫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館新修書院宜目為崇

文院自經始至於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麗甲於內庭西序啓便門以備行幸於是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九年正月詔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敦崇儒術啓廸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宜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

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録酬奬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書籍往往間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别為書庫目曰祕閣以禮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右司諫直史館宋泌兼直祕閣右贊善大夫史館檢討杜鎬為校理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館所藏天文歷算陰陽術數兵法之書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圖畫一百十四卷悉付祕閣八月賜宴於祕閣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

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中諫議舍人等皆
預焉大陳圖籍令觀之翌日又詔御史中丞王化基及
直館並賜宴復令觀書是歲李至等上言曰王者藏書
之府自漢置未央宮則有麒麟天禄閣命劉向揚雄典
校其書皆在禁中謂之中書即內庫書也後漢之東觀
亦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祕書監掌禁中圖書祕記謂之
祕書及魏文帝分祕書立中書而祕書監專掌藝文圖
籍之事後以祕書屬少府王肅為祕書監表論曰魏之

祕書即漢之東觀也由是不屬少府而蘭臺亦藏書故
薛夏云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然則祕閣之書藏之
於內明矣晉宋以還皆有祕閣之號故晉孝武好覽文
藝勑祕書郎徐廣料祕閣四部書三萬餘卷宋謝靈運
為祕書監補祕閣之遺逸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
散梁江子一亦請歸祕閣觀書隋煬帝寫祕閣之書分
為三品於觀文殿東西廊貯之然則祕閣之設其來久
矣及唐開元中繕寫四部書以充內庫命散騎常侍褚

無量祕書監馬懐素總其事事成列於乾元殿之東廊然則祕閣之書皆置之於内也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經史文籍蕩然流離僅及百年斯道幾廢國家承衰敝之季開政治之源三館之書購求漸廣經籍之道於是復興陛下運獨見之明下惟新之詔復建祕閣以藏竒書總羣經之博要資乙夜之觀覽斯實出於宸心非因羣下之建議也況層藻神翰盈溢編帙其所崇重非復與羣司為比然自創置之後載離寒暑而官司所處未

有定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叙其先後著為永式其祕書省既無籍元隷百司請如舊制詔可其奏列祕閣次於三館三年八月館閣成上製賛親書并篆額勒石立於閣前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蕩了無子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具録以今考之無傳

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況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不存誠為可歎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祕閣在左昇龍門北是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録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既多損蠹更命繕還天聖三年成萬七千六百

卷歸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而外院廢時已增募寫書吏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判館閣官覆視録校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賜官吏器幣就宴輔臣兩制館閣官進管勾內侍官一等詔購求逸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録為崇文總目慶歷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録

者嘉祐四年右正言祕閣校理吳及言内臣監館閣久不更書多亡失補寫不精請選館職分吏編寫重借書法求訪所遺事並施用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四館書不兼他局二年一代遂用黄紙寫印正本以防蠧敗又選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遷館職闕即隨補歲餘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甞分遣使人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

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冬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賜宴如景祐自是編寫不絕收獻書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定註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策府廣收典籍所以備人君覽觀以成化天下今三館祕閣各

有四部書外經史子集其書類多訛舛累加校正尚無善本葢逐館幾四萬卷校讎之時務存速畢每帙止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更無兼本照對第數既多難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所載者廣求其本令在館供職官重複校正校正既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竊緣戰國以後及於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奧多有脫誤須得他本參定乞依昨來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謄寫送官俟其

已精方及魏晉次及宋齊至唐則分為數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庶幾祕府文籍得以全善事雖不行然補寫校定訪求闕遺未嘗廢也七年命三館祕閣編校所看詳成都府進士郭有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祕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為將作監主簿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豐三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為祕書省刋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祕閣經籍圖書以

祕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畢赴元祐中詔祕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可添一員以選人秦觀充黃本書即嘉祐中寫印正本紹聖初罷不復置崇寧中詔兩浙成都府路有民間鏤板竒書令漕司取索上祕書省大觀二年詔大司成分委國子監太學辟雍等官校本監書籍候畢令禮部覆校四年祕書監何志同言漢著七略凡為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

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歷間
常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
十九卷慶歷距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纔六七號為
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鈌逸之數浸
多謂宜及今有所搜採視舊録有未備者頒其名數於
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
傳寫或官給劄即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從
其請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覿言太宗皇帝建崇文殿為

藏書之所景祐中仁宗皇帝詔儒臣即祕書所藏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為祕書省釐正官名獨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故事詔祕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撰次增入總目合為一書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廼命覲及著作佐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彦通撰次名曰祕書總目宣和初提舉祕書省官建言置補寫

御前書籍所於祕書省稍訪天下之書以資校對以侍從官十人為參詳官餘官為校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閲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詔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寧區宇作新斯文屢下詔書訪求亡逸策府四部之藏庶幾乎古歴歲浸久有司玩習多致散缺私室所閟世或不傳可令郡縣諭旨訪求許士民以家藏書在所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祕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録當優與支賜或有所祕未見之書

有足觀采即命以官議加崇奬其書録竟給還若率先奉行訪求最多州縣亦具名聞庶稱朕表章闡繹之意又詔曰三館圖書之富歴歳滋久簡編脱落字畫訛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遺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意廼命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祕閣俾提舉祕書省官兼領凡所資用悉出内帑毋費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詔同日而下四方竒書自是間出五年二月提舉祕書省言

有司搜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滎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一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係闕遺乞加褒賞詔頤賜進士出身東補廸功郎七年提舉祕書省又言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祕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廸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至靖康

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録往往多非曩時所訪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書籍散佚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録鬻者悉市之乃詔分經史子集四庫仍分官日校又内降詔其略曰國家用武開基右文致治藏書之盛視古為多艱難以來網羅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祕書省提舉掌求遺書詔定獻書賞格自是多來獻者淳

熙四年祕書少監陳騤等言中興館閣藏書前後搜訪
部帙漸廣乞倣崇文總目類次五年書目成計見在書
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
八百一十七卷復參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
朝所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
庫之外書復充斥詔祕書丞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
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
刻板而未及獻者不預焉葢自紹興至嘉定承平百載

遺書十出八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衆往往多充祕府紹定辛卯火災書多闕今據書目續書目及搜訪所得嘉定以前書詮校而志之

葉氏過庭録曰前世大亂之後書籍散亡時君多用意搜求自漢成帝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而命劉向等校之至隋煬帝設二臺募以金帛開元後元載當國亦命拾遺苗發等為江淮括圖書使每以千錢易書一卷故人以嗜利偽作爭獻時

無劉向輩論考即並藏之但以卷帙多為貴往承
平時三館歲曝書吾每預其間凡世所不傳者類
冗陋鄙淺無足觀及唐末五代書尤甚然好奇者
或得其一爭以誇人不復更考是非此亦藏書一
僻也漢武帝時河間獻王以樂書來獻乃周官大
司樂章當時六經猶未盡出其誤固無足怪齊高
帝時雍州發古冢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蝌
蝌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世既無此書僧虔何從

證之乎此亦好奇以欺衆爾本朝公卿家藏書惟宋宣獻最精好而不多蓋凡無用與不足觀者皆不取故吾書每以為法也

又曰古書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略分為經史子集四類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崇文總目所載是也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

獻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讐詳密皆勝諸家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自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餘卷讀之固不可限以數以二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以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即日專誦六經一卷至中秋時畢謂之夏課守之甚堅宣和後始稍廢歳亦必一

周也每讀不唯頗得新意前所未達者其先日差誤所獲亦不少故吾於六經似不甚滅裂南史記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徧吾殆不愧此前輩說劉原父初為窮經之學寢食坐卧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為一編置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傭書者遂為雕板世傳夾袋六經是也今人但隨好惡苟誦一家之說便自立門戶以為通經内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稔習聞

見所以日趨於淺陋也

王氏揮麈録曰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刋文籍且易得本傳録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讐校也吳明可帥會稽百廢具舉獨不傳書明清嘗啓其故云此事當官極易辦但僕既得書期會賔客應接無暇自校子弟又方令為程文不欲以

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盡心漫盈箱篋以誤後人不若已也

又曰唐著作郎杜寳大業幸江都記云煬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於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於後代靖康俶擾中祕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為烏有南渡後惟葉少藴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寘之霅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處之極為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俱蕩一燎李泰發家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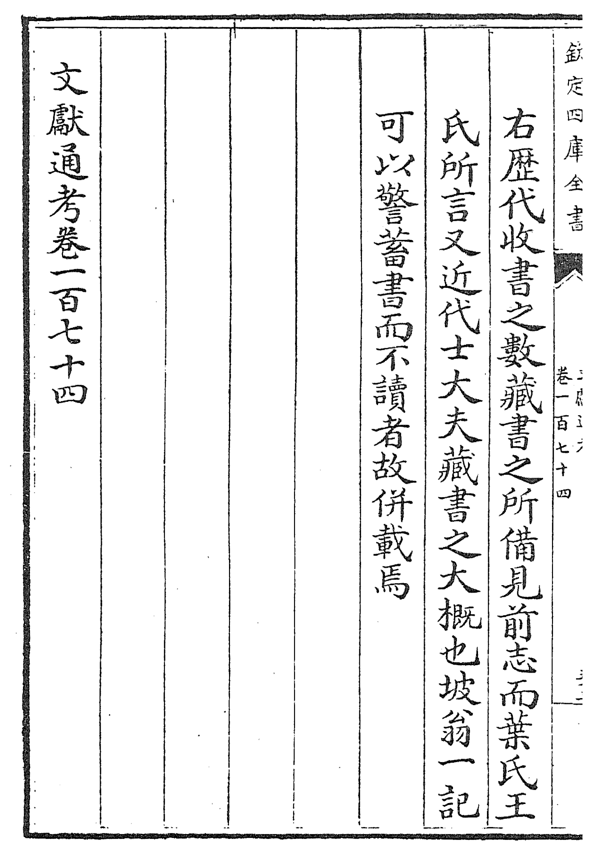
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會自有時耶

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

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葢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

恐不及近歳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轉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

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間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葢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右歷代收書之數藏書之所備見前志而葉氏王氏所言又近代士大夫藏書之大概也坡翁一記可以警蓄書而不讀者故併載焉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羅步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五
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二

經易

昔伏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山言似山內出氣殷曰歸藏言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曰連山伏犧歸藏黄帝周禮疏按今

國常毋谷若依子春說歸藏黄帝何得有帝堯及殷王其事蓋子春之意伏犧黄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也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為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為之傳即十翼也先儒說重卦及爻辭并十翼不同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商瞿生以授魯橋庇子庸姓橋名庇字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馯姓也音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

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内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
田何何授丁寛寛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
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
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别為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
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
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
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故有費氏
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

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
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註自是費氏大興髙氏遂衰梁
丘施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
二註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浸
微今殆絶矣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
不似聖人之旨唐開元中備有三易至宋惟歸藏畧存
而不傳習漢募羣書多散逸而易獨完學者傳之遂分
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彖爻象與

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本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等參卦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丘之徒最盛費氏初微但傳民間至後漢時陳元鄭衆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何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為註亦用卦象相雜之經自晉之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

西漢志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隋志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 通計亡書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

唐志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 失姓名一家李鼎祚以下不著録十一家三百二十九卷

宋三朝志二十七部二百四十卷

宋兩朝志十一部七十三卷

宋四朝志三十七部二百一十九卷

宋中興志一百四十家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

六卷

丁寛易

本傳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寛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寛寛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寛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寛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詁舉大義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寛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

施孟梁丘之學

孟喜易

本傳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也耀榮也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疏通猶分別證明明其僞也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滋也師古曰易明夷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

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而賓安為之說荄滋言其根荄滋茂也荄音該又音皆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心不服云受孟喜為名之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實授賓也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仞亦名也以此不見信

京房易傳四卷

本傳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

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鼂氏讀書記曰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畧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今傳者曰京氏積算易傳三卷雜占條例法一卷名與古不同所謂積算易傳疑隋

唐志之錯卦是也雜占條例法者疑隋唐志之逆刺占災異是也景迂嘗曰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凡八變六十有四於其往來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耦相與據一以超二而為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

之肆者謂之飛陰陽肇乎所配乾與坤震與巽而坎與離艮與兑終不脱乎本以飛某卦之位乃伏某宫之位以隱賾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内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終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含於中而以四為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遊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為歸魂之世而歸

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
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
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意遺乎言則錯綜其用
唯變所適苟非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者曷足
以與此易學自商瞿至孟喜授受甚明房受之喜
而翟牧白生者不肯仍京房曰京非孟氏學也劉
向亦疑京託之孟氏予不知當時為何說也今以
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

京房六十六篇同為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

石林葉氏曰世傳京房易學據漢書傳易自商瞿至田王孫皆自有次第故言易者以田王孫為正孟喜從王孫學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王孫死時枕喜股膝獨傳巳為梁丘賀所排矣京房受學焦延壽延壽受學孟喜孟喜且不為當時所信況延壽乎史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

之孟氏易家大畧同惟京氏為異黨而受梁丘賀
學者亦京房顔師古謂别一人亦受學田何今世
有京房易皆陰陽厯數之書又有京房雜算數十
篇其言龎雜專主占筮兩人莫知為誰審為受延
壽學者今考京房傳本以卦氣直日為説與其書
不類占事知來房力犯弘恭石顯自不能保其身
亦何貴於占乎易於他經孔子最所致意蓋言五
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而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

言孔子傳商瞿瞿本非門人高弟畧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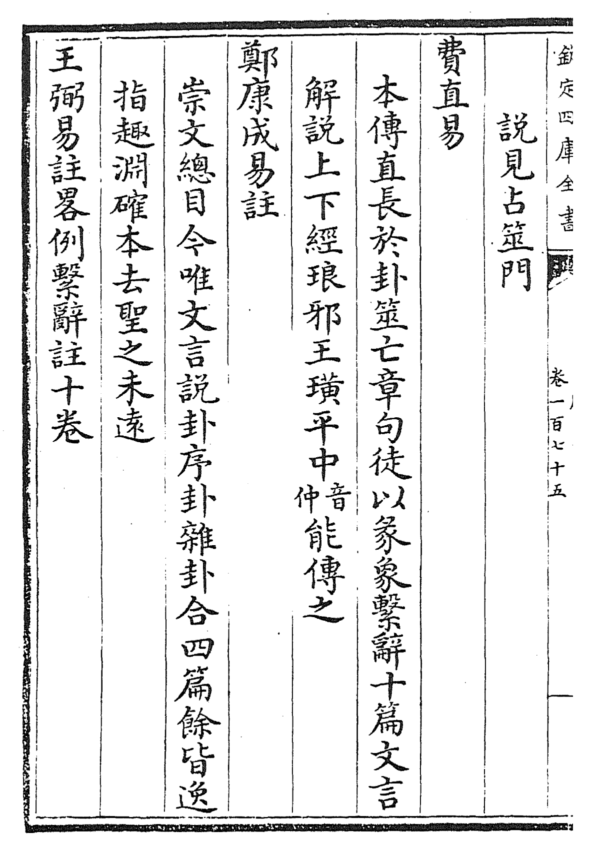
朱子語録曰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但不見康節說處

又曰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裏才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箇是好人不是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便算得静便算不得

陳氏書録解題曰京房易傳三卷積算雜占條例一卷吳鬱林太守陸績註京氏學廢絶久矣所謂章句者既不復傳而占候之存於世者僅若此校之前志什百之一二耳今世術士所用世應飛伏游魂歸魂納甲之說皆出京氏鼂景迂嘗為京氏學也用其傳為易式云或作四卷而條例居其首

又有參同契律歷志見陰陽家專言占候

焦氏易林十六卷



說見占筮門

費直易

本傳直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音仲）能傳之

鄭康成易註

崇文總目今唯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本去聖之未遠

王弼易註畧例繫辭註十卷

鼂氏曰上下經魏尚書郎王弼輔嗣註繫辭說卦雜卦序卦弼之門人韓康伯註又載弼所作畧例通十卷易自商瞿受於孔子六傳至田何而大興為施讎孟喜梁丘賀其後焦贛費直始顯而傳受皆不明由是分為三家漢末田焦之學微絶而費氏獨存其學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費氏東京荀劉馬鄭皆傳其學王弼最後世或用鄭說則

弼亦本費氏也歐陽公見此遂謂孔子古經已亡

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

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古經何嘗亡哉

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

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

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玄自弼輩倡之易有聖人

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闕矣況其所謂辭者又

雜異端之說乎范甯謂其罪深於桀紂誠有以也

連山十卷

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

夾漈鄭氏曰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

歸藏三卷

崇文總目晉太尉參軍薛正註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經齊母本著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詳解

夾漈鄭氏曰連山亡矣歸藏唐有司馬膺註十三卷今亦亡隋有薛正註十三卷今所存者初經齊母本著三篇而已言占筮事其辭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而棄之往往連山所以亡者復過於此矣獨不知後之人能為此文乎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以周易校商易則周商之文質可知也以商易校夏易則商夏之文質又可知也三易皆始乎八而成六十四有八卦即有六十四

卦六十四卦非至周而備也但法之所立數之所起皆不相為用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四十五策周易四十九策誠以人事代謝星紀推移一代一謝漸繁漸文又何必近耳目而信諸遠耳目而疑諸

按連山歸藏乃夏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然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於劉炫之偽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

為書亦此類耳夾漈好奇獨尊信此二書與古三墳書且咎世人以其晚出而疑之然殊不知毛氏詩左氏春秋小戴氏禮與古文尚書周官六典比之當時皆晚出者也然其義理其文辭一無可疑非二易三墳之比不謂之六經可乎故今叙二易不敢遽指為夏商之書姑随其所出之時置之漢之後唐之前云

孔頴達正義十四卷

鼂氏曰唐國子祭酒孔頴達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乾叶王談于志寧等同撰𥨊德融趙弘智覆審序稱江南義疏有十餘家辭尚虛誕皆所不取唯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為本採諸說附益之

崇文總目唐太尉長孫無忌與諸儒刊定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維等奉詔是正其言主申王學云

陳氏曰序云十四卷館閣書目亦云今本止十三

卷按五經正義本唐貞觀中頴達與顔師古等受
詔撰五經義贊後改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
永徽二年中書門下于志寧等考正增損書始布
下其實非一手一足之力世但稱孔疏耳其說專
釋一家註文為正

甘棠正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陜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撰孔頴
達正義申演其說

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

鼂氏曰鼎祚唐人集解經皆避唐諱又取序卦各冠逐卦之首所集有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輔嗣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同侯果蜀才翟玄韓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驎士盧氏崔覲孔穎達三十餘家又引九家易乾鑿度義所謂蜀才者人多不知按顔之推云范長生也其序云自卜商之後傳註

百家唯王鄭相沿頗行於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之道豈偏滯於天人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折楊黃華學徒多從之今集諸家刊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象以貽同好蓋宗鄭學者也隋書經籍志所録易類六十九部公武今所有五部而已關朗不載於目乾鑿度自是緯書焦贛易林又屬卜筮子夏書或云張弧偽為然則隋志所録捨王弼書皆未得見也獨鼎祚所集諸家之

說時可見其大旨唐録稱鼎祚書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後人併之邪

陳氏曰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書猶見其一二而所取於荀虞者尤多九家者漢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荀爽嘗為之集解陸氏釋文所載說卦逸象本於九家易

中興藝文志李鼎祚易宗鄭康成排王弼

易舉正三卷

崇文總目唐蘇州司户參軍郭京撰京世授五經得
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易經比世所行或頗差駮故舉
正其訛而著於篇

鼂氏曰京自稱家藏王韓手札周易及石經校正
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蓋以爻象相正有
闕漏處可推而知託云得王韓手札與石經耳
容齋洪氏隨筆曰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
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國

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註用註作經小象中
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註內移後義却處於前
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
凡一百三節今畧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
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隂始凝也馴致其道
至堅氷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氷二字屯
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
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元本之字誤作言觀註

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
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
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註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脱剛柔
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脱坎字姤九四包失魚註
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作無魚蹇九三往蹇來
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
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

賢令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註文亦誤增大亨
二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
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
賢德善風俗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
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
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
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
曰密雲不雨已止也註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

作已上故註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註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誤作雜字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鼂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巽岩李氏曰京此書使經傳不相混亂殘闕復為真全頗有益於學者然能研諸侯之慮衍侯之字

成言乎艮當作誠若此等京蓋未知豈王韓舊本固不免訛舛邪京開元後人故所為書不得著録本末亦未詳要可惜云

陸希聲易傳

崇文總目唐右拾遺陸希聲撰希聲作易傳十篇易圖指說釋變微旨四篇初隴西李阮學其說以為上下經傳二篇思屬近妙故希聲自為之解餘篇差顯不復為註蓋近世之名家歟今二篇外餘篇逸

鼂氏曰微旨三卷皆設問答

陳氏曰按唐志有易傳二卷中興書目作六卷别出微旨三卷今所謂解說者上下經共一册不分卷有序言著易傳十篇七篇以上解易義之淵微八篇以下廣易道之旁行第為六卷又撰易圖指說釋變微旨各一卷通為十卷其上下經葢第一第二篇經文一句傳亦一句門人以為難曉故復為之解然則其全書十卷不盡傳矣家舊惟有微

旨續得解說一編始知其詳

衛元嵩元包十卷

崇文總目元嵩唐人撰武功蘇源明傳趙郡李江註包以坤為首因八純之宮以生變極於六十四自繫其辭言外卦體不列爻位以謂易首乾尚文包首坤尚質夏連山商歸藏周易唐包其實一也雖欲馳騁而放言趨理近止易家之區鄙云

陳氏曰其書以八卦為八篇首而一世至歸魂各

附其下先坤次乾兌艮離坎巽震坤曰太陰乾曰太陽餘六子有孟仲少之目每卦之下各為數語意僻怪文險澀不可深曉也

張氏曰衛元嵩作元包義取於歸藏元包粗賛卦名之大指未極人事之精義辭畧數隱世多不傳乃作元包數義二卷以明衛元嵩之易詳見七易序

子夏易十卷

崇文總目此書篇第畧依王式決非卜子夏之文又

其言近而不篤然學者尚異頗傳習之

鼂氏曰舊題卜子夏傳唐藝文志子夏書已亡今此書約王弼註為之者止雜卦景迂云張弧偽作

陳氏曰按隋唐志有卜子夏傳二卷殘闕陸德明李鼎祚亦時稱引考漢志初無此書有孫坦者為周易析緼此漢杜子夏也未知何據使其果然何為不見於漢志其為依託明矣隋唐時止二卷已殘缺今安得有十卷且其經文彖象爻辭相錯正

用王弼本決非漢世書以陸德明所引求之令傳則皆無之豈惟非漢世書亦非隋唐所傳書矣其文辭淺俚非古人語姑存之以備一家按鼂以道傳易堂記曰古今咸謂子夏受於孔子而為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元知其僞矣書不傳於今今號為子夏傳者崇文總目知其為僞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鼂之言云爾張弧有王道小疏五卷見館

閣書目云唐大理評事亦不詳何時人

容齋洪氏随筆曰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説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

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周易新論傳疏

崇文總目唐陰洪道撰洪道世其父顥之學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説參訂其長合七十二篇於易有助云

周易物象釋疑一卷

崇文總目唐東鄉助撰取卦互體開釋言象葢未始見康成之學而著此書焉

陳氏曰東鄉一作東陽館閣書目又云守江陵尹東陽東鄉皆複姓也其序言隨事義而取象若以龍敘乾以馬明坤凡註疏未釋者標出爲此書

周易口訣義六卷

崇文總目河南史證撰不詳何代人其書直鈔孔氏說以便講習故曰口訣

鼂氏曰唐史證撰鈔註疏以便講習田氏乃以為

魏鄭公撰誤也

陳氏曰三朝史志有其書非唐則五代人也避諱

作證字

周易正義補闕畧例疏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說自謂裨頴達之闕

陳氏曰唐四門助教邢璹撰按蜀本畧例有璹所

註止有篇首釋畧例二字文與此同餘皆不然此

本亦淺近無義理姑存之

關子明易傳一卷

鼂氏曰魏關朗撰元魏太和末王虬言於孝文孝文名見之著成筮論數十篇唐趙蕤云恨書亡半隨文詮解才十一篇而已李邯鄲始著之目云王通贊易葢宗此也

朱子語録關子明易偽書也

陳氏曰唐趙蕤註然隋唐志皆不録或云阮逸偽

作

周易啟源十卷

鼂氏曰蔡廣成撰李邯鄲云唐人田偉置於王昭素之下今從李說卷首德恒德言德膚德翰四篇皆設為問對凡三十六篇

周易開玄關一卷

鼂氏曰唐蘇鶚撰自序云五代祖晉官至吏部侍郎學兼天人嘗製八卦論為世所傳遭亂遺墜而

漏簡尚有存者鶡乃畧演其旨於此

周易流演五卷

鼂氏曰唐成玄英撰錯綜六十四卦演九宮以直年月日推國家之吉凶玄英道士也故道藏録之或云釋仁英撰未知孰是

周易窮微一卷

陳氏曰稱王輔嗣凡為論五篇館閣書目有王弼易辯一卷其論彖論象亦類畧例意即此書也又

言弼註此書已亡至晉得之王羲之丞詔録藏於

秘府世莫得見未知何所據而云

周易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撰本名元朗以字行

多援漢魏以前諸家說蓋唐初諸書皆在也卦首

註其宮其世用京房說

石經周易周易指畧例共十一卷

鼂氏曰偽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

也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畧例有邢璹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璹註畧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

夾漈鄭氏曰按石經之學始於蔡邕始也秦火之後經籍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為書而刻石於太學門

外後儒晚學咸所取正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
而兵火無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
經者但刻諸石耳多非蔡氏之經

易軌一卷

鼂氏曰偽蜀蒲乾貫撰專言流演其序云可以知
否泰之原察延促之數葢數學也

王昭素易論三十三卷

鼂氏曰昭素居酸棗太祖時嘗名令講易其書以

註疏異同互相詰難蔽以已意昭素隱居求志行義甚高史臣以王烈管寧比之

易證墜簡一卷

鼂氏曰皇朝天禧中毗陵從事范諤昌撰其書酷類郭京舉正如震卦彖辭內云脫不喪匕鬯四字程正叔取之漸卦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於湓浦李處約廬山許堅意者豈果有師承故程胡取之

陳氏曰其上卷如郭京舉正下卷辨繫辭非孔子命名止可謂之贊繫今文辭乃可謂之繫辭又重定其次序又有註補一篇辨周孔述作與諸儒異為乾坤二傳末有四時晷刻圖一篇館閣書目止一卷又有源流圖一卷言納甲納音者即此下卷補註序中語也世或言劉牧之學出於諤昌而諤昌之學亦出种放未知信否蘢以道邵子朱子發皆云爾

陸秉周易意學十卷

鼂氏曰秉字端夫舊名東寶元間以此書奏御勑書嘉獎秉嘗通判蜀州首篇論易之名頗采參同契之說

陳氏曰其說多異先儒穿鑿無據

胡安定易傳十卷

鼂氏曰此解甚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曰　又曰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南

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云爾然雜物撰德具於中爻互體未可廢也南軒之說雖如此要之程氏專治文義不論象數三家者文義皆坦明象數殆於掃除畧盡非特互體也

周易言象外集古易

崇文總目皇朝王洙原叔撰洙以通經侍講天章閣乃集前世諸儒易說折衷其理依卦變為類其論以

王弼傳為内故自名曰外傳

陳氏曰其序言學易於處士趙期論次舊義附以新說凡十二篇十卷

又曰古易十二卷亦出王原叔家上下經惟載爻辭外卦辭一彖辭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葉石林以為此即藝文志所謂古易十二篇者按隋唐志皆無古易之目當亦後人依倣録之耳

郈古周易解五卷

鼂氏曰古字天叟雍之父也世本范陽而卒於洛其學先正音文云

皇甫泌易解十四卷

鼂氏曰泌官至尚書右丞有述聞一卷隱訣一卷補解一卷精微三卷又有紀師說辨道通為八卷陳氏曰其學得之常山抱犢山人而莆陽游中傳之劉槩錢藻皆為之序山人不知名蓋隱者也泌

嘗守海陵治平以前人

石徂徠易解五卷

鼂氏曰景迂云易古文十二篇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孔頴達云王輔嗣又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卒大亂於王弼惜哉今學者曾不之知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

之前小象繫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家本不見此文豈介後覺其誤改之歟

陳氏曰所解止六十四解亦無大發明最景迂言守道曰云云見前段今觀此解義言王弼註易欲人易見使相附近他卦皆然惟乾不同者欲存舊本而已更無他說不知景迂何以云爾也按宋咸補註首章頗有此意鼂殆誤記耳

劉長民易解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劉牧長民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慶歷初吳祕獻其書於朝優詔奬之田況為序又有鈎隱圖三卷皆易之數也凡五十五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其文殊不類

陳氏曰黄黎獻為之序又為畧例圖亦黎獻所序又有三衢劉敏士刻於浙右庾司者歐公序文淺俚決非公作其書三卷與前本大同小異牧易學

盛行於慶曆時

刪定易論一卷

陳氏曰直講盱江李覯泰伯撰凡六篇蓋刪劉牧易圖而存之者三焉館閣書目作六卷十九篇覯先註易論十九篇皆見集中與此自為二書當是合為十九也

宋咸易訓 易補註 王劉易辨

鼂氏曰咸自序云予既以補註易奏御而男億請

餘義凡百餘篇端因以易訓名之蓋言不敢以傳
世特教其子而已凡三卷頗論陸希聲劉牧鮮于
侁得失云
陳氏曰咸嘗撰易明凡一百九十三條以正亡誤
及得郭京舉正於歐陽公遂參驗為補註十卷皇
祐五年表上之别有易訓末見易辨凡二十篇為
一卷劉牧之學大抵求異先儒穿鑿破碎故李宋
或刪之或辨之

周易聖斷七卷

鼂氏曰皇朝鮮于侁子駿撰本之王弼劉牧而時辨其非且云衆言淆亂折諸聖故名其篇曰聖斷

陳氏曰其書乾坤二卦不解爻彖欲學者觀彖象文言而自得云

易意蘊凡例總論一卷

鼂氏曰皇朝徐庸以春秋凡例易亦有之故著書九篇號意蘊凡例總論其學祖劉牧陸秉云

陳氏曰庸皇祐時人凡為論九篇館閣書又有卦
變解未見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五